



这是一幕幕来自异界的影戏/每一场你都是主角/因为，灵异不在别处，就在你的心里……

上官午夜◎著



# 第三张脸

disanzhanglian



万卷出版公司



# 第三张脸

disanzhanglian

上官午夜◎著

 万卷出版公司

© 上官午夜 2009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第三张脸/上官午夜著. —沈阳:万卷出版公司,  
2009. 1

ISBN 978 - 7 - 80759 - 619 - 6

I. 第… II. 上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98450 号

出版发行: 万卷出版公司

(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9 号 邮编:110003)

印刷者: 上海长阳印刷厂

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5mm×230mm

字 数: 180 千字

印 张: 14.5

出版时间: 2009 年 1 月第 1 版

印刷时间: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王亦言

装帧设计: 小徐书装

ISBN 978 - 7 - 80759 - 619 - 6

定 价: 23.00 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442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454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 - mail: vpc@mail.lnpgc.com.cn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# 序

## 聪明女子的灵性文字

文 / 蒲岸

上官午夜是个聪明女子，在她的笔下，文字也充满了绵绵不绝的灵性。

第一次折服于上官午夜的文字大约数月前，读她的长篇小说《天劫》。时隔不久，当古小烟的形象依然在脑海中历历在目时，我十分有幸地看到了这部新作。《第三张脸》于我，无疑又是一次饕餮的盛宴。

洋洋洒洒的十数篇文字，各自摇曳，多姿多彩。无论是友情、亲情、爱情，在上官午夜的笔下都有可能成为一场阴谋的缘起，成为砥砺人性的磨石。比如《第十三层空间》，一张彩票可以让原本纯净的同学情谊发生畸变；比如《太岁》，在人性的天秤上，兄弟手足之情在利益面前轻得让人心痛、让人落泪；再比如《第三张脸》，缠绵的爱情竟成了阴谋的起点和罪恶的理由……人性的扭曲抑或人性的回归，都在上官午夜的笔下绽放成一朵朵妖冶而诡异的花朵。

人性这东西，原本就难以捉摸，善恶只在一念之间。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人，你无法把握他在哪一刻属于上帝而又在哪一刻属于魔鬼。所以，你同样无法知道每一个故事、每一段文字的最终走向。

也许，上官午夜的聪明之处就在于充分认识到人性的不确定性，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世事无常。

聪明的她用充满灵性的文字给小说中每个人物都安放了一块灵魂的

牌位,让他们的心灵有所皈依——不论是死了的还是活着的。正因为如此,所有的不可理喻和乖张残忍的行为都有了如行云流水般的理由,甚至冠冕堂皇得让人目瞪口呆,让人张口结舌。

这正应了佛家的因缘说。上官午夜是否曾经参学佛理我不知道,但可以肯定地说,她是个有慧根的人。

这部新书定位为悬疑惊悚,悬疑自不必说了,何为惊悚?《词海》中的解释是“惊慌恐惧”。既然如此,小说中的紧张描写就是断不可少了。毫无疑问,上官午夜对于紧张气氛的渲染也是行家里手。悬在半空里的人脸,无人骑行却满街乱跑的自行车,空荡荡的火车里卖茶叶蛋的吆喝声……

我想,脑后的凉风与满身的冷汗应该是阅读这部新书的副作用。但是,上官午夜漂亮的笔下,惊悚只是手段——众多的手段之一。这和纯粹以吓人为能事的写作完全不是一个概念。其中的高下,我不作评论,相信读者心中自有定数。

同时,上官午夜很擅长故事的结构。故事结构是一部小说的骨骼,如果在结构阶段出了问题,那么纵然后面的环节再怎么出彩,也不过是一个先天发育不良的畸形儿。而上官午夜就像一个高明的建筑师,早在动手之前就已经精确计算了所有的墙体与门窗,每一块砖头、每一块木料都有各自的位置,可丁可卯地那样稳妥。正因为有了这样扎实的基础,那些精心设计的包袱才抖得那样漂亮,比如《魔咒》,比如《上帝的黑名单》。

其实,对于以文字为业的人来讲,常用汉字不管是六千还是八千,也无非就是一块块积木。这和泥瓦匠眼里的一块块砖头没啥两样。怎么排列?怎么组合?是垒鸡舍还是建广厦?这不仅仅是凭匠人的胆识,更拼的是匠人的心智。

一堆积木的面前,任何玩家都是公平的、都是自由的,每个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玩法。同样一堆积木,上官午夜却玩出了与众不同的风采。这就是上官午夜的魅力所在,也是这部新书的魅力所在。

(蒲岸,现居山东,著名悬疑小说家,被誉为“悬疑鬼才”,著作出版有长篇悬疑推理小说《红绫扇》、《梵天之眼》。)



序 ☆001

第13层空间 ☆001

新闻报道 ☆015

死亡倒计时 ☆031

诡来电 ☆045

魔咒 ☆059

桃花怨 ☆075

第三张脸 ☆089

人鬼殊途 ☆103

上帝的黑名单 ☆117

被诅咒的木牌 ☆133

太岁 ☆151

诱惑 ☆167

蛮村 ☆177

绑架 ☆193

诡疾 ☆201

怪物 ☆209

名家争评：

上官午夜为什么这样火？ ☆223

# 第13层空间

18层是地狱，  
其实，13层也一样是地狱……







# 1

深夜三点，手机铃声骤然响起，犹如利刀划破了寂静的夜。

王海涛睡眼朦胧地拿起手机，当他看清手机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时，立马从床上弹了起来，惊叫道：“是顾炯！是顾炯打来的！”距离现在，顾炯已经失踪了两天。

张小南和秦剑飞也醒了过来，齐声嚷着：“那你快接啊，问他这两天哪里鬼混去了。”

王海涛慌忙按下接听键。稍过数秒，他的脸色立即变了：“你说什么？你在哪？喂，顾炯，你说话啊……”顾炯已经挂了电话。秦剑飞问：“他在哪里？都说了什么？”

王海涛摸出香烟跟打火机，脸色异常苍白。他连抽了两口，看了看秦剑飞，又看了看张小南，说：“他说，他在南盛网吧。”

张小南瞪大眼睛：“他怎么可能在那里？你会不会听错了？”

秦剑飞也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你再打过去问问。”

王海涛于是回拨了过去，可是电话却是无法接通。

张小南躺了下去，不以为然地说：“这小子肯定在耍我们，别理他！”

南盛网吧是张小南的舅舅开的一间黑网吧，就在学校不远处那幢大

楼的14楼，高而隐蔽，所以躲开了警察的搜查。不过两个月前被封了，因为里面死了一个人，死者是张小南他们宿舍的周峰。沉迷网络游戏后，周峰便天天泡在网吧，早中晚三餐都是叫外卖送来，结果就在两个月前的一个晚上，他因哮喘病发作，死在南盛网吧的5号包厢。

王海涛说：“顾炯的语气不像是开玩笑。张小南，快给你舅舅打电话问网吧是不是开了。”

“没开。不用问了，舅舅出差外地，起码一周后才回来，你别信顾炯，他根本不可能在网吧。”

王海涛的手机响了，这次是短消息，屏幕上只有两个字：救我！是顾炯发来的。王海涛按捺不住了，从抽屉里摸出一个手电筒：“走，去南盛网吧。”

张小南说：“你是不是疯了？这三更半夜的，有毛病！”

“你才有病啊！顾炯一定出事了，否则他断然不会无缘无故失踪两天。你不去是吧？那好，秦剑飞，咱们走，别理这种自私小人！”

“你骂谁啊？我有说不去吗？”

秦剑飞赶紧打圆场：“好了，别吵了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如果顾炯真的搞鬼，我们就当场抽他一顿。”

跑出学校时，张小南跟王海涛仍在斗嘴，没完没了的。

他们很快就来到那幢大楼，进了电梯，秦剑飞按下“14”的按钮。该大楼的投资方是外商，所以楼层不设忌讳的13楼，过了12楼便是14楼，楼层显示屏依然有“13”的按钮，但按了也不会亮，因为根本就不存在13楼。电梯缓缓上升，张小南咕哝着：“这小子三更半夜把咱们骗到这里，如果他没事，等会我非宰了他不可。”说话时，电梯停了，门缓缓地打开了，就像一张巨大的嘴。

“顾炯！顾炯！”王海涛跨出电梯，张小南和秦剑飞也跟了出去。电梯门合上了，他们霎时陷入了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。王海涛刚把手电筒打开，手机就响了，他接起来：“顾炯，你在哪？”

“我在网吧，你们快进来。”顾炯的声音听起来很沙哑。周围一片死寂，所以其他两人也听得到顾炯的话。“我真的很在网吧里面，快、快进来……”顾炯的声音好像越来越虚弱了。

他们很快就停在网吧门口。手电筒照上去,只见一把大锁悬挂在玻璃门的一边把手上。王海涛看着张小南和秦剑飞,准备问要不要进去,顾炯的声音再次从电话里传了出来,愈加惨烈:“快进来!救、救我,我受不了了……”王海涛不再犹豫了,推开大门,一股阴风夹杂着霉味顿时扑进鼻孔,呛得他连声咳嗽。张小南打着冷战,扯开嗓门喊:“顾炯,你在哪?给我出来!”

王海涛用手电筒四处照着,腿有点儿哆嗦:“你、你到底在哪?”电话里传来顾炯的声音:“我在5号包厢。”这句话犹如一记霹雳同时击中了他们三人。他们不会忘记,周峰两个月前就死在5号包厢。

“不玩了,我们还是回去吧!”张小南给吓得声音变了调。

王海涛没有答话,他凝神片刻,突然一个箭步往前冲去,推开5号包厢的门。手电筒向前照去时,他当场给吓得摔倒在地,张大着嘴说不出话。包厢里,顾炯以一种奇怪的姿势扭曲在沙发上,脸上一道道血痕,眼睛睁得很大,直勾勾地望着他们,手里拿着手机,屏幕上显示正在通话中……

## 2

三人瘫坐在路灯下上气不接下气,张小南和王海涛极有默契地将目光齐刷刷投向秦剑飞。秦剑飞正捂着肚子呕吐不止,叫道:“你们干嘛看我?顾炯又不是我杀的。”

王海涛扑过去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口,“不是你还会是谁?你想独吞那笔钱,是不是?”

秦剑飞怒道:“我跟你们说了,那张彩票不见了,不见了!你们就是不相信,我会是那种见财忘义的人吗?”

张小南冷哼一声:“如果是30块或300块,我相信你不会丧尽天良。可现在是30多万,你敢说你不想独吞?一句彩票丢了就想蒙过去,你当我们是傻子啊!”



“我要怎么说你们才肯相信？彩票确实丢了，如果骗你们，天打雷劈，不得好死，老天可以作证！”

“老天要是能作证，顾炯就不会死。”

秦剑飞的脸都绿了：“顾炯不是我杀的，不是我！更何况网吧的钥匙只有张小南的舅舅才有。”

张小南恶狠狠地看着他：“你这话什么意思？”

“我没啥意思，只是希望你们冷静下来。如果顾炯是我杀的，他为什么不在电话里指证出来……发现尸体时，他的手机还在跟王海涛通话，到底是他临死前用尽最后一口气打出电话，还是鬼来电呢？”

被秦剑飞一说，王海涛和张小南不在吱声了。秦剑飞一屁股坐在地上：“会不会是周峰的鬼魂在报复？不然顾炯怎么偏偏死在5号包厢？”王海涛白了他一眼：“去你的！我们跟周峰无怨无仇，报复什么？”

张小南像是突然想起什么，问道：“喂，咱们刚刚去的是几楼？”

秦剑飞率先回答：“14楼啊！”

张小南摇摇头说：“不对，我们到错地方了。”见秦剑飞、王海涛像是一头雾水，张小南接着说：“电梯门打开时，手电筒跟着亮起，我看到墙上的数字是、是13……”

王海涛叫起来：“扯淡！根本就没有13楼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”

张小南皱皱眉问他们要不要回去再看看，他始终觉得事情蹊跷。秦剑飞的脑袋晃得像拨浪鼓，说天亮了再过去吧。王海涛点头同意，然后很严肃地问秦剑飞：“事到如今，你跟我们说实话，那张彩票……”

秦剑飞脸色一变：“真的丢了！骗你是孙子！”说完就往学校方向走去。

王海涛对着他的背影狠狠骂了一声，转头看张小南：“你信吗？”

“孙子才信！”

### 3

顾炯、王海涛、张小南、秦剑飞原本是玩得最好的朋友，三天前他们买



了四组体彩号码,31选7的那种。他们以前也常买,每次都是买四组,轮流出钱,说好如果中了就大家平分,断断续续买了两年,却没中过一次。这次轮到秦剑飞掏腰包,结果其中一组号码竟然中了30多万,把他们高兴坏了,立马跑去Disco疯了一晚上。返回宿舍后,秦剑飞伸手摸摸口袋,骤然脸色变得苍白,他跳起来嚷着彩票不见了……谁也不相信,都以为秦剑飞拿他们开玩笑。秦剑飞急得眼泪都流出来,发起毒誓;其他三人始终不信,认为他想独吞这笔巨款,便吵得不可开交。次日,顾炯失踪了……

王海涛斜靠在床上,喷出一口烟雾:“你们俩可别睡了,一会儿就天亮,不管是13楼还是14楼,我们都要去看看,然后报警,不能让顾炯死得不明不白。”边说边瞥了秦剑飞一眼。

秦剑飞有些不悦地说:“怎么,你还怀疑顾炯是我杀的?我根本没有杀人动机。”

张小南冷笑道:“如果连你都没有动机,其他人就更没有动机了。”

秦剑飞说清者自清,待会儿就报警吧,就看谁才是杀人凶手。王海涛穷追猛打地说:“哼,不管顾炯是不是你杀的,你别忘记,你欠我们每个人8万多块,我们给你打个折算5万好了,这笔账你别想赖。”

“凭什么这笔账偏偏算到我头上?彩票丢了,你以为我不想要钱吗?讲不讲理啊!”

“不讲理又怎样?”王海涛瞪了他一眼。

就在这时,张小南从上铺探出脑袋,小声问着王海涛:“顾炯跟周峰有没有什么过节?”秦剑飞扑哧一笑,说,你也怀疑是周峰的鬼魂作祟啊。“你他妈能不能闭嘴!”张小南吼了一句,抓起一本书砸了过去。

王海涛望着窗外渐渐发白的天空,说:“应该没有吧!好了,先别瞎猜,一会儿过去看看。”

天色迅速转亮,他们穿好衣服忐忑不安地走出宿舍。

谁也没有说话,电梯里出奇的安静,甚至可以听到每个人心脏跳动的声音。“叮咚”一声,电梯停了,他们的心也跟着抖了抖。王海涛特意看了看对面的墙壁,上面张贴着一个非常显眼的数字——14。张小南极为抱歉地笑了一下:“可能是我昨晚看错了。”

他们来到网吧门口,却发现大门上了一把大锁。“奇怪,怎么锁上

了？”王海涛嘴里嘀咕着，试着推开一条缝往里面看，只见里面黑糊糊的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他朝着里面喊了几声：“顾炯，顾炯，你在里面吗？”无人应答。

秦剑飞看着张小南：“为什么昨晚没有上锁？除了你舅舅，谁还有网吧的钥匙。”

“没有了，不可能是我舅舅锁的，他还在地呢。”

“究竟怎么回事？我们昨晚看到的是不是真的？顾炯到底在不在里面？我们报警吧！”

张小南无奈地说：“事情越来越古怪，还是等我舅舅回来再说吧！如果顾炯确实死在里面，我们再报警也不迟。”

“可你舅舅一周后才能回来，如果顾炯死了里面，尸体都发臭了。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，我们报警以后怎么说？说顾炯半夜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来网吧？我们来的时候他却死了，手机还在通话，你认为警察会相信吗？而且网吧的门紧锁着的，我们说昨晚被人打开了，警察会不会怀疑是我们合谋杀了顾炯？”张小南说的似乎条条入理。

王海涛点头同意，但还是让张小南再打个电话给他舅舅，问能否早点回来。

返回学校门口时，王海涛突然回头看着那幢大楼，脸上凝聚一丝莫名的诡异神情。他转身叫住了张小南、秦剑飞：“呃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到超市买支牙膏。”说罢，伸手拦住一辆 Taxi，钻了进去。

秦剑飞咕哝着：“有毛病啊，买牙膏还要打车。”

张小南没有理他，径直走进学校大门。他们谁也不曾注意到，王海涛坐的那辆 Taxi 开到前面的十字路口时突然调回头，直直开往那幢大楼。

## 4

张小南醒来时是夜里两点，秦剑飞正巧从门外进来，张小南问他：“你去哪了？”秦剑飞头也不回，就说上厕所了。张小南看了看王海涛的床：

“王海涛呢？”

“我哪知道，我不是跟你一样都在宿舍睡觉吗？”

“他一直都没有回来？”

“可能是吧，反正我没看到。”

张小南马上拨打王海涛的电话，系统提示对方已关机。他愣住了，怎么买个牙膏买得人都不见了，电话也关机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

“喂，我胆子小，你可别吓我，我昨晚已经被顾炯的事吓掉了半条命。”

“我刚才做了个梦。”张小南坐直身子，斜靠床头，“我梦见我们四人跑去领钱，开着一辆货车去的，那辆货车是红色的，就像涂了一层血似的。我们把钱统统换成10块钱的，这样就装了满满一车，然后我跑进车厢数钱，数着数着就从里面数到一个人头，你知道谁的人头吗？”他说到这里，顿了顿，继续说，“是王海涛的人头！我不知道这个梦是否有着暗示，可是……我总觉得浑身不自在……”

张小南话音未落，手机就劈里啪啦响起来，他赶紧接通：“喂，王海涛，你的牙膏还没买好吗？什么，你说什么……”他的脸色变得惨白，手机从手中悄悄滑落下来，掉在了床上。

秦剑飞原先就被张小南的噩梦吓得心里发毛，现在看见张小南这副模样，他战战兢兢地问：“怎、怎么了？他不会……”

张小南说：“王海涛说他跟顾炯在一起，就在南盛网吧。”还没说完，手机响起了信息铃声，他只看了一眼就把手机递给秦剑飞，信息是王海涛发的：18层是地狱，13层也一样是地狱！

张小南翻身下床，抓起床头的衬衫，边穿边说着：“走，咱们去南盛网吧。”

秦剑飞尚未从惊愕中缓过神来，他神情呆滞，喃喃声反复念着信息里的内容。张小南见状，接着说：“我昨晚没看错，我们去的不是14楼，而是13楼！”

“不，根本就没有13楼……没有……”秦剑飞继续呆愣着。

“你到底走不走啊？”张小南怒吼一声，把床边的椅子踹倒在地，他的眼眶霎时湿了，“我不是白痴！我知道根本就没有13楼，可我不能不去！我不能看着他们一个个就这样出事，他们都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他妈要是



个男人就跟我一起去！”张小南猛地转过头，用手背擦拭脸上的泪水，大步向门口走去。

秦剑飞不由分说地追了上去。

深夜的街道上空无一人，只有几盏昏暗的路灯有气无力地照着地面，把这座城市映照得恍恍惚惚。天空中没有星星，月亮也不知跑哪去了，整个苍穹就像涂了一层浓黑的墨汁，黑得那么不自然。

电梯里，张小南问秦剑飞怕吗，秦剑飞吞了吞口水，摇头说不怕，可事实上他已经害怕得两腿发软。他知道张小南也在害怕，因为张小南手电筒握得那么紧，手背上的青筋一一暴露出来。

当电梯门缓缓打开时，他们对望了一下，然后张小南举起手电筒朝对面墙照去，一个大大的“13”陡然定格在他们眼前。

他们来到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楼层！

就在这时，他们听到了一阵若有若无的声音，“哗哗——哗哗——”那声音从网吧里传出来，貌似水龙头的开关被打开了。与昨晚一样，大锁悬挂在网吧大门的一个把手上。

张小南上前推开门，那个水声越来越清晰了，好像是从厕所传来的。他们立刻意识到有事发生，发疯般跑往厕所，尽管他们已经猜到了结局，但眼前的一幕仍令他们脑子里一片空白。

王海涛仅穿一条裤衩，背朝上躺在满是血水的地板上，那条裤衩原本是白色的，现在早已被鲜血染透，手指僵硬地向前弯曲着，像是试图拼命抓住什么……

## 5

他们不曾将王海涛的尸体背下来，甚至没敢碰他一下就仓惶而逃。下来以后两个人就扭打成一团，因为张小南完全失控，口口声声说秦剑飞杀死了顾炯和王海涛。秦剑飞百口莫辩，就跟张小南打了起来，终于打累了，两人纷纷挂了彩。



张小南蜷缩在路灯下号啕大哭起来。秦剑飞擦了擦嘴角的血，挪到张小南身边，拍拍他的肩膀，点了两根烟递一根给张小南。张小南接过烟狠狠地抽了几口，轻声说：“对不起。”

秦剑飞扑哧一笑：“好兄弟，别这样说，打一场架我们反而好受些。”

“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你呢？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张小南茫然地摇了摇头，说道，“我不知道那个所谓的13楼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更不知道顾炯和王海涛被弄到哪里去，但我相信我们看到的肯定是真的，他们确实死了，也许、也许下一个死的是我，也可能是你。我不晓得为什么偏偏选中我们四个，可是……秦剑飞，如果你在我之前出事，我一定不会放任你不管的。”

秦剑飞感动得连连点头，现在就剩他们二人了，他再次告诉张小南，那张彩票确实实丢失了。张小南没有答话，而是问：“如果你有了那笔钱，你会拿来做什么？”

秦剑飞以为张小南还是不相信他，苦笑了几秒，但他不作解释，抬头望着夜空，平静地说着：“我从小就是孤儿，父母在我3岁时就出车祸死了，不多久爷爷奶奶相继去世。我就跟姑姑、姑丈生活，他们一开始对我还好，可时间一久就烦了，姑丈脾气很坏，嗜酒如命，每次跟姑姑吵架他都拿我出气，骂我是野崽子，叫我滚出他们家。寄人篱下的那种无奈、凄凉我比谁都深有体会，你别看我平时嘻嘻哈哈的，其实有时候我心里痛得厉害。前段时间我不是连续一个多月没上晚自习吗？说出来不怕你笑话，其实我去餐馆给人刷盘子，就为了买这部手机，我怕你们看不起我……所以，如果我真的有那笔钱，给姑姑他们我还真不愿意，我宁可捐给希望工程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捐给希望工程？”张小南吃惊不小。

“嗯，我在网上见到报道，中国还有许多地方穷得叮当响，孩子们读不起书，甚至饭都吃不饱。跟他们比起来，我已经很幸福很幸福了，只可惜我把那张彩票弄丢了。”秦剑飞狠狠一拳轰在地上，手上的痛远不如他内心的疼痛。

张小南一声不吭地看着他，这是他第一次听到秦剑飞的故事。不知

